愧瘖集

莆田二山野

序

贈節推洗侯少泼考績序

洗子少泼登進士職臬事佐吾郡三載矣流聞在衙物品崇矣薦書在廷最績著矣人謂洗子必去而爲侍從豈郡人患覆露有𢎞思焉二山子曰君子有昭志之學遘會植仁敷蠶褰壞弗難也有秉經之行振頽還古激昂寡耦弗恤也

有撫世之業矜愚㪅翮導和逕休弗辭也是道也大行則大徵乆行則乆徵嗚呼乆之難也沇子績方厲持衡者徒秩而廣其施勢之弗能巳也嚮治者諶矣留則喜違則戚情之弗容巳也甚矣乆於任之難也初沇子之官吾郡談者類謂郡士族多民俗習相藉附而呫囁爾而漫滮爾而靡然趨而譁然訛持衆長以僥私㳟治惟難哉盍機械之使相發隱慝盍鉤距之使日與辜搆沇子則無是也日君子之邦卧治之民吾

恩之誠未至無相孚也戒車入境吏牘款洽接士夫以禮子庶民以誠貞度離俗娟若處子檢防規約沖若儒生蹈彜任難介若胄士辟緣情情麗誼乖誼則情煩煩情則嚴于辟沱子有嚴辟之罰未斷斷然也有得情之恕未察察然也御史廳獄他郡則檄沱子從獄無煩剔弊倉庾弗侈數責民償訟者頗質曰鄰父母公他郡之民亦德之欲沱子專惠吾土亦勢弗能也沱子學及物矣行不隨矣業有成績矣非幾於道者

乎故曰觀政可以觀人觀一時可以觀他日矣
昔者錢宣靖推官同州受疑訴辯富民辟弗自
爲功范文正爲廣德司理日抱其獄與守爭是
非雖忤守弗屈二公出處譽烈爲宋名臣而筮
仕風槩則炳乎備美矣沈子克其操宣靖文正
非吾師而班之者與易之履曰履虎尾愬愬終
吉謙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夫富貴禍澤傾
則虎溺則川志行而順自收而衆非得於道者
能之乎沈子必去爲侍從臣爲朝野望三山子

仰休風而悅絡轡所以觀之者遠矣石莊桐子
謂予曰少波桼最矣贈言非古與於是三山子
乃述論洗予之言以從諸君子後

贈石川譚郡丞奏績之京序

石川譚侯丞興化郡盈三載客有言於林子曰
侯勞矣又曰侯約矣又曰侯惠矣林子洛之言
乃曰莆孔道車轂祖馳則館穀焉倚部使者歲
一至監轄之司至無期侯多視篆夙夕覈簿書
勤功課胥吏者辜若諦供具伺頤氣奔走於嗔

喜之閒侯則弗能弗勞耶莆山林藪澤無贏利可資之官亦不識堂食衙需爲何薪米紵褐乎直而受之民或禮所親比割俸行之弗約耶邇歲儉民貧年需八分每稱貸部使乃親催督卒卒然發符本至必械吏必奪俸必加輸侯憂之集民于庭稍杖之旋復緩焉民之逭體膚之痛解妻孥之適者多矣弗爲惠耶椒子曰夫客亦知侯者夫子聞侯之言曰孰謂莆難耶其君子好禮小人兢處吾嘗宦於泉遊於閩數郡俗皆

弗葡若也嗚呼此侯之所以治莆也侯仁恕愛人瀌浪地者海溢輒害稼侯石其堤乃永利延壽壽康二橋地侯區貲脩之民稱便直與曲訟侯折之直直曲者格侯曰而曲昭盖輸辜法者云云所傷多矣横者暴良者侯懲之弗豁良憤侯曰法麗于情竟而私耶卒辟横而解是故惠也者庇于民而匪悅于官者也巧宦者避焉約也者嚳于官而匪澤于家者也賄政者疾焉勞也者食于人而匪佚于身者也湛俗者訥焉侯

有三善可以觀政矣昔黃次公在穎川無赫赫之譽其治雖雞豚穀馬米鹽之細罔弗竭心某所大木某亭豬子能歷歷應曰道則其他可知矣今稱江漢治必曰黃次公云侯嚮用未艾將弗爲次公已乎廣仁精理爾充操敦俗爾外毀譽乎顯微崇業明志爾於次公乎何有或曰次公守爾侯若他秩如何嗚呼寬和如次公豈易耶漢宣帝尚嚴切如趙廣漢輩猶弗克保終次公之政抑又可知矣予謂次公弗勝他任耶侯

將呈績于考功部諸君子謀所以贈侯侯聞[illegible]
言喜曰林子其深知于予哉於是次其言爲侯
贈

贈司訓周東谿擢遂州掌教序

嘉靖戊戌春三月莆庠分教周君汝立秩三考將呈績于吏曹濵行報者謂遷遂州學正云鄉士夫介林子效恭以贈言爲予後昔者予僉江西臬事君爲南昌邑諸生籍籍有文譽既兩舉皆抑於有司越八年予再攺秩爲浙臺長君應

貢拜今秩到且暮矣予過家有問予聞而言曰
夫殺者方闇屢道無頗植爲徒者趨吾烏乎勝
矧莆多賢耶予謝之曰辭謙哉予之涖越四年
再政秩長楚藩有問予于家又言曰夫士者褒
然負古吾翼其趨爾徑利靡薄習也將無移與
吾懼乎殺予謝之曰殺淑哉乃三年予以撫楚
投劾罷歸有又問言曰徒之達也器于鄉于天
下寖有聞人鄙人昭志靡祟隆陸無自列云予
又謝之曰志哉間嘗論於諸生生揚之曰先生

靜愿內持凡交際罔越于慶徒之貧者義之其
敎諸徒獎敏者恪者意氣者矯夫輕者於勢冑
者寒畯者不能柔曼謾邐依低昂氣人亦義之
嗚呼予於是信君之弗易於師也是道也何有
於蓬耶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文古之敎也實
今之敎也華道弗實期文弗華期夫瑰瑋縱橫
之文鉤獵聲譽致名秩無難也然用詭於道將
爲厲階華之敝也非斯人所同疾與士有繕性
情志於希古其達諸用章而發周而渾人將曰

有得於道者也敬也者其無庸擇歟君重於敬菴而又歙然若忝夫職是心也可以敬蓬矣蜀若蓬好禮多儒柳無豪傑耶弗副師者教而名於天下後世耶令翁半村公業春秋教湖之應山縣老而歸今逾耄矣君如其官其爲教公之遺也嗚呼難哉君歸爲壽暇日將語半村公曰菴有二山先生者贈敬蓬言衷而弗襲質而弗張誼而弗諂公稔因有是哉而承之予無益教

贈黃義城六十壽言

人之言曰君子之壽偕諸道爾已協諸人爾已
何也顓蒙恣誕形骸爲贅曷道之偕叢排蒙詬
聽視煩僻曷人之協壽猶弗壽也夫長短數爾
抑一日非短百齡非長耶屈伸遇爾抑伸非時
彥屈有隱賢耶君子不朽於天地間其燿秩已
乎其增年已乎盧陵黃義城先生長予數齡同
釋褐癸也莫逆明辛丑義城年周六十厥弟邑
傅君國奎過予談邁家乃以義城壽言屬予董
之予別義城一紀矣山林有懷螺川鷺水望者

一紀矣何幸知義城年耶義城初官行人
武皇帝南巡與伯固諸君子連疏諫止禍且弗
測義城議于獄曰臣之誼吾之生奚悔耶謫南
太學正
今上起爲御史直道忤奄寺規畫論議亹亹經
世務寢輔成之錫暴講官之忠視西城清內牧
復民産罔知忌避慷慨倜儻天下事毅然當之
視鹽于蘆劉給事廷振遂斥以舟夫導出境伺
劉者謂無畏伺義城者謂庇黨乃謫蓮塘驛丞

至則講學淑徒以副臬郡大夫之徵既而擢揚

州推官尋擢貴竹僉事督學政時

皇慶日新義城之抑父讓賢之論定人皆喜其

進也揚之俗侈詭義城行志任謗上下孚之適

忌者釁釁者孽遂弗能安其位而歸年未艾杜

門謝客事直菴潔菴二老以孝樂敎諸弟常語

國奎以古人志業潔菴修譜牒先祠增墓田嚴

秩範義城賛紹有力焉時作爲文章汪洋議論

仰述古初皆隱君子事也予也何幸其知義城

年耶夫士直者節淵者文譙者量小用則小效
大用則大效義城兼有之其偃蹇終身海內知
巳其彿爲吾道惜耶義命自信歲月逾邁其所
養殆兼夫人者矣夫邑博之知義城弟也其述
也周子小子之知義城友也其言也衷六十下
壽耳衛武睿聖籧伯玉寡過義城所以永終譽
者其不在茲與其不在茲與昔者富鄭公壽潞
公越境爲賀涑水洛中於康節起居必屢某憾
焉他日向平之遊青原山合尚當借一榻爲義

城作耄期論

送陳子世安遷　趙府工正序

士者一命以上皆得以居其職廣其業尊與卑繁與簡弗與焉故秦公樹時孚人信已要盡厥心焉耳弗副所付授以圖浮美虛譽人有弗尸編之與令決㢮子有家責焉有委勤焉責則承勤則功則其才也否則其弗才也陳侯世安從事列署以典與訓成書之功來丞莆莆士會事叢力無得以獨舉人難之丞貳令以牧于下丞郡

若藩以求獲于上人難之戎無常清丞專政也
人難之侯閱今六紀奚其難非才耶侯之才予
既試之矣侯敦朴寡棫民詐則詰之曰吾弗恐
爾暴也橫則詰之曰吾弗忍爾威也兩爭紛糾
則詰之曰吾爲爾平毋後忿也盡恭好禮推誠
待物爾庠諸子罔弗諒其懇再視邑篆視僊篆
賦欲平役欲均井井如鑿鑿如昔有丞爲全者
縱囚囚至丞龍門者但守清白丞下邳者論事
移時丞皆無負哉是故輿情頌之藩臬撫之鄉

諸縉紳紀之乃公議在夫奚異侯之才獨予私邪茲拜工正以服趙藩之後人皆爲侯抑侯弗自抑顧曰秩滯志安地微累聊吾奚他恤焉夫正所以率副也先副之任以端諸身勅匯胥材約費節用於是乎冀則侯果優於正矣觀工自與觀藩自邑故曰侯之才予既試之矣且汴予宦地也茲行也人有弗談予藩臬故實者乎韓魏公舊里遺裔餘韻風流猶有存者侯識之並以告予侯以別辭僉曰贈言古也迺書以復士

民之徵

慶鄭母封太孺人李氏七十壽序

林子曰予於鄭母李孺人壽蓋三肅而歆焉乃見仲子給舍君九萬誦孺人行厥懿備矣再拜言曰夫謂壽其維賢乎謂養其維志乎謂孝其維仁乎薄植遐享叢於其鄉奚壽稱贏于旨蓋日嬉于堂奚養稱剽述射譽言作輿人奚孝稱若鄭母世德則予所寡覯也孺人幼莊慧父澈所公伯父編脩畏所公愛之歸封給舍見晚公

爲教授静齋公冢婦静齋蚤棄養孺人恪理家政見曉穫專夫學姑林嚴孺人事之得歡心疾夜四五起視動息躬滌穢垢弗爲難少姑曾亦嚴事猶林曾矢志撫孤報之婦云四丈夫子皆親課讀夜至午乃休給舍少疾捐夕飧禱其成既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拜諫官孺人偕沐封寵喜且懼曰兒性素剛弗避事不能久玆官也給舍宜道觸時忌再下

詔獄杖于庭奪秩而歸孺人笑曰果如吾言長

守貧賤其剩生也七十古稀爾健力寧神媥族
煦和鄉黨輕貲鄰黨談惠天實相之其壽可涯
耶昔劉元城以諫去職先商于毋逾嶺浮海羈
放遠惡元城將毋偕當是時也瘴產有養能如
鄉井耶遷次有毒能如鄉適耶身則罔恤其弗
邊毋憂耶然則劉毋之賢元城之養之孝至于
今章章焉大道植于君子信矣彼曲士薄夫惡
足以知之九萬廢棄家食凡十有六祀飛纓結
駟綰金拖緋往來于衢者籍籍也人之言曰某

鄉吳某使矣某也廣田某也華屋孺人止之曰彼國分也則語九萬曰丘壑義也聖賢師也而讀書信古其思弗朽哉九萬稽首曰義戾者華師倍者荒兒讀書信古其思弗朽哉元城聞道者也九萬嚮往意豈殊耶元城歸朝淺老矣未聞兄弟同餐者一鶚膺歲貢將歸於人一鶴之朓戀一鵰之攜念隨養致喜諸孫皆嶄然玉立鄭其有後乎給舍直聲重吾黨年方强仕謂聖天子久棄遺賢未之信也元城百代偉人其

亦有是乎嗚呼其斯為鄭孺人有子矣其斯為壽矣謂可以規世非與某徵言奚足以揚之

贈松居先生壽八十序

松居先生年壯時秉堅服義氣可食牛里閈質所爭得一言而解委于公亦寡黨伸志或抵掌雄談或攘臂首事有古任俠者風既壯而衰并將在匣淬弗硎耀弗試飲人以醇約度而修諸謦家數百指皆食力而耕有古隱者風既衰而老飽嬉寢休不復知人世事子若孫左經右史

晨讀夕誦先生俯聽之仰而笑曰此豈惡聲耶復飲而醉有古擊壤忘年者風或言於林子曰異哉松居先生如斯夫林子曰茲先生所以永年也凡任俠氣必剛視戟貌蓬心悴然存息者異凡隱養必克視狗生僥得漫然形骸者異凡忘年神必和視吐故納新任術耽老者異先生之壽殆未艾矣夫先生孝友人也創先祠增田以祀與諸弟羸匱相濟歲饑分貸無靳二紀無官府聲迹林子内子先生女也從宦五六載林

子以諫南巡下詔獄內子亦被逮獄凡五閱
朔乃得宥典乃謫判夷陵便道歸先生謂內子
曰林子其殆觸禍乎渠直道勇退須任之既數
禩官楚左轄內子謂予曰今者徂楚殆歸乎予
茀楚猶噫嘻斯言也其有所授矣夫林子未半
載秩內臺撫楚未二載論災投劾歸拜先生于
牀下先生喜曰壯哉歸乎又曰粹而養集而義
其尚永休乎嗚呼先生其敎諸某者深矣唐桂
州刺史公岸先生始祖也世澤人文遠緒嗣續

先生之壽則上壽矣謂之厚遺非與是月也子某孫某曾孫某登林子之堂拜而請曰吾翁壽八十公無言私與林子曰壽善之徵也言壽之紀也敢私乎哉於是乃述所論先生者贈之

壽伯母吳孺人八十

嘉靖二十年辛丑吾伯母孺人吳壽八十設帨之辰則季冬朔日也族屬戚朋觴慶爲辭頌焉罔弗預慶於是某進諸弟宣寛家言曰母也壽而三子昕夕仰庇休於天飲流光於前烈歌慈

懿於膝下者勤矣家有教焉則嘗聞之矣吾六世趙大毋矢節全孤衍族凡數百指則餘上壽會伯毋趙靜慈逮下䘏異產尤敦則幾期壽會祖毋歐陽儉朴勤訥人信為儒家婦則亦逾稀壽皆賢毋也林有令名矣孺人初歸吾伯鬱軒公殊貝之飾紈綺之麗鄉所稀也公攻苦茹淡積銖累寸用能聚殖擬諸素封孺人相之益自減損臧獲之事亦身先之桑筐枲杼勤勤如婦時鬱軒僅下壽孺人不別諸子產食計口與之

宜也寛也責之榦蠱宗也學責之纘先聞嗜賢
哉是故族有諷于驕者曰曷弗孺人金嬴矣歟
如寒媼然諷于誕者曰曷弗孺人年高矣愼如
處女然諷于澆者曰曷弗孺人舉闔人短不度
人貧凝重柔嘉天性然也鬱軒與招唐翁生同
年翁享年視伯氏過一紀孺人長吾母淑人亦
三年淑人懿貞端約與孺人同妯娌相將顧言
雖老人稱賢而壽者必曰二母云壽而可述如
昔者諸母亦必曰二母云三子之悅孺人也歌

孱將之晏樂承之疇其修之諸孫氏嗣三子之
恱孺人也含飴遜焉分甘讓焉疇其嬉之孺人
之導和介福備矣哉聖訓曰父母之年不可不
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古人於養三公萬
鍾靡能加也幼而老慕之同也三子者其將進
於是乎某諸姪中孺人倍愛言也不文於諸弟
規乎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諸弟無忘諸
子亦好脩從事諸

繕愛篇

希人者無悖于情觸時者無忒于趨情也者禮之端也崇若卑安之然後禮達趨也者誼之會也揆諸節而適其實然後義行說者言禮則以爲誣言誼則以爲誇誣也隨誇也諂君子弗由也角山王侯之爲僊遊尹也殆耆矣其署者甫凡八月溢僊則五六月耳角山其生之日八月二十有八日也邑文學博士陳君典暨邑諸屬庠諸縫掖之士喜焉謂君子永年壽民徵也則商其徒施大全劉輝介予友郡庠生劉子以禮求

贈言於野史氏野史氏曰吾聞角山郄邑人之

恭言曰吾少也取賢科既敎實堪久擢茲民社

未有聞之年吾懼焉又曰遐僻未純也捐瘠未

澤也節用裕民兢兢焉慮亦有夫庸敢觀聽倦

耶又曰康民之長之老書則于庭稽首焉諸生

書再拜致勤焉士夫不予棄也抗禮致言三揖

焉耳矣儀也非分辭焉野史氏欲有言則非角

山意也陳君乃復語二三子曰古有贈言禮也

誼也野史氏之言其有孚乎嗚呼茲可以稽愛

矣角山初署蕭事劇而緒才裕而濟剔奸而弗
擾遊隱而弗迂吾固知其才矣而令僊遊也疎
朗之性擬邈之談剸斷之識令無慢禁無弛費
無弗度征斂饋餉無沿習故休養之惠與民裒
之儀章與文皆可餙治觀風者知其用弗晝於
僊也余於角山每日金精於鋼射斗輝矣玉磨
於璞瑚璉備矣孰謂才匪難耶夫易之卦曰咸
者言感也曰萃者言應也聖人撫世神化之義
大哉凡民之情隨則無直驕則多諂衰雖弗悍

弗敢弗譽役雖弗煦弗敢弗力趨舍雖弗協弗敢弗近感非感也應非應也憧憧役役相率爲僞奚有於稽愛可以稽愛者角山之自考也角山信吝好脩日行一善焉積日而會之有弗孱其私者乎月無忘其善焉積月而會之有弗克其量者乎歲弘矣善罔弗勤積歲而會之澤不可勝用矣人之稱角山曰惠人也民之父母也有辭於天下後世矣野叟氏廣贍言之旨而期之也昔言循吏莫漢若槩之善者多也間者任

氣類俠近道者鮮世則然矣鳴琴絃歌其溯穆之候凞皡之餘乎學道愛人孔門之所以為教也若循吏猶孔門之狂狷也知道者監其畫適從者識其長希聖者約諸中吾於角山猶無言焉若夫隨也諂也異乎吾所聞亦奚助於角山於是三子乃言曰茲謂廣愛也吾信聞命矣請書之以贈角山

慶吳母封太孺人王氏八十壽序

吳母王孺人壽八十其冢子晉致寧海州事歸

凡六載先是海州語予以日者說毋當壽以鑑者說毋當壽又歷歷語孺人事毋無膚弗壽迨海州歸孺人年七十有五海州祿無贏集甘繼脆食必侍罔弗虔先事承志弘愛睦舊罔弗悅視候戒疾迓燠休頤形神罔弗預茲歲春海州語予曰音不肖毋也躋上壽祈天報貺疇其將之子奚可無言某嘗聞之曰天之道遠乎哉積之人事可知矣王氏江口巨族富盛稱北里孺人之嬪于吳金貝綺縠將御侈觀坦愚公累世

儒素孺人之識與推鹿車同黜華靡協勤約門戶賴以立教諭公自彭澤歸孺人相坦愚公養二老時羞畢致無幾微間言彭澤喜曰吾得賢婦矣其處戚䟽賤良咸有恩坦愚公跡不曳官庭多取關于鄉黨孺人有力焉令三子治士業晨起夜讀紡績與俱海州舉于鄉久而教金壇孺人聞奬薦多則喜曰師範乎人者也以善聞非褎矣海州令全椒治行薦最與法從選則又喜曰令必能惠利于民人斯器之海州爲嫉

者譜竟外秩孺人寄言曰大夫秩匪輕况守膏易下耶海州竟以譜歸孺人又言曰介者寡援傚者易黯命也如之何邪于于穆穆安其養已爾雍雍秩秩光其儀已爾和氣鍾焉天休底焉襮服魚珮諸孫娛之眇聞細視諸姻婭異之嗚呼賢哉謂孺人之壽偶焉乎哉某同海州鄉薦其交也莫逆楚歸則海州每談海州用世之才邁往之志則惜其不遇而於孺人之養其用情吾企焉吾母淑人氏壽踰稀亦孺人德某視海

州則愧也海州其舍車而徒乎貢也者道也孝也者道之會也匪孝奚道匪道奚貢吾重為孺人壽

贈草塘劉君稱壽序

衡岳楚之望亦望諸天下也予昔撫楚覩輿域之志詢風化之宜仰古俯今於衡獨異焉每私語曰如此名區夫豈不有黃耈碩人在丘壑離垢氛脩然褰埃之外耶壬寅劉子仕縉拜尹于莆或告予曰尹齡未三十嚴君草塘先生兒齒

赭顏其有道哉予曰衡固有若人也劉子聞過予談乃悉草塘之素予作而言曰邦有紀鄉有頌其瑞其孚碩人果修名哉茲歲臘月二十九日草塘壽七十有一予視劉子誼且念之不佞壽文肅僕徵哉夫造物於人軒紱寵力視之罔靳獨於長年大老付畀若擇焉仰戡難任棘憧惕于懷任者皆是也若容與丘園恬無外顧顧弗鮮耶聯身而志傳乇膏流遠食報若取券與人企之願晚有辭矣人之言曰箕疇之福君子

徵也吾觀草塘弗既遠耶草塘少承叔氏給舍之訓攻舉子業弗售輒棄而逸尚行誼還澆而淳以娛老致情竭力善養義方教嚴宦也先登進士宦也宗也客也庠名士世業益昌信者其有後乎夫壽難逸而壽又難道而壽尤難草塘其進於是乎昔人飲菊泉丹井皆足以永年蓋沖和之氣鍾諸物而人値之也衡岳之勝曰九疑曰岣嶁曰祝融曰朱陵洞天福地宇內所先方外逸人巖居奥處虹芝霞液祿貞於七十二

峰之間龐然耋若耄者徃徃有之况草塘居山水之竒際雍熈之運萃風教之美裔源流之光而又沐之以詩書矩之以典則衍之以器業博之以惠濟其壽寧可涯哉乃劉尹拜予言曰宦也羈於官惟翁教是將逾稀之年耿焉餘戀公昔保釐吾楚宦父子兄弟咸沃澤恪範今者壽言逾寵矣予進之曰仁孝同用也孝忠同歸也絃歌鳴琴視綵衣爲歡者大矣事君致身繼志述事謂今非耶夫獨行非純學也曲文餙餘智

也道術於治道關焉劉子有天下之責者也草塘拙壽寄之疇曰弗允

清朝述遇序

清朝述遇何章侯三洲先生繪而圖以自志也賦者瑰其辭文者秩其章吾黨能言之士侯咸有取焉予山人也未知夫說也邑令劉子敬菴於侯之述之說殆莫逆焉間過予拜而言曰今談世者重世臣非其舊之謂也淬器裕識稽典存懿應之沖抑抑而任之若人也其國家之利

與論人者矜志士非其狷之謂也任心砥節陳力畢誠不脩聞為眩矯然而不可奪若人也其任使之光與三洲先生兼而有之宦也無後言公其識諸寺乃閱夫圖謂劉子曰允哉言乎我國家列聖御極取士章明州邑宗薦于鄉凡八人登進士為列卿為都諫為藩長貳為邦伯暨三洲凡六人故書曰賢科趾美又曰天府聯英三洲之登進士也曰聞臚曰泳宴曰試政凡三書為中秘也曰侍直曰趨朝曰晝沾綸曰將令凡

五書爲柱下史也曰糾繩曰搏擊曰持斧曰行
春曰集疏亦凡五書逮吾郡司理釆釆袁袁凡
十有一書曰蒙仁曰褒理曰紆謀曰登俊曰傳
經曰決訟曰揚威曰覽勝曰漫興云圖之李予
乃借書曰山城被命言士民沐惠利冀賜環也
又曰江亭惜別借寇餘戀也嗚呼備矣夫臣之
於君東西南北皆制命也表葛輿馬皆渥澤也
奚者非遇故内而廟廊則憂其民出而江湖則
憂其君奚者非答夫遇君子之自處其有擇言

耶昔者司馬氏之作史也世家列傳肇例殫紀後之史者憲之三洲之述傳諸家謂家之乘可也信諸其鄉謂郡之籍可也信諸天下謂天下之志可也至於傳後世垂故實不于今觀之耶是在三洲任重致遠而已矣於是劉子復言曰吾聞君子之樂莫大於世德相承而憂勤匪懈尚亦永有終譽設語世臣曰而過前人休必自艾曰吾哲哉其作也靡骨無忘之語志士曰而縮朒翦楨則慄然若隕諸淵曰吾負明時哉先

生之志之業其有異於是乎先生磊落英朗勇於義敢無操切厲風教班班可紀述莫竟焉宦備屬也久其敢謂知先生耶若公之言質弗迂約弗澤諂弗諛其期先生也世業志士非其至者殆將曰古之人吾師也先生其弗爲古之人已乎愚也敢錄而質焉

送郡博張行甫擢渭南縣尹序

張子行甫教吾庠甫朞遂有渭南令之擢門人方重熟李震吾弟轍偕來徵言爲贈予於行甫

夙所畏也乃與諸門人言曰吾聞張子之才傑於濵邦矣而深言之故志淡慾弗繪而章雖時之聞人或未之過也聞之虛若無所能矣而大言之慎微内樞類有道焉雖進之學古人而有長資也張子歷三教令例推耳而侈言之而臺吏而省郎其有異乎吾爲渭南喜其尚有言哉夫君子非難于辭之絢而以符諸事難非非難于教之矜而以恪諸牧難非難於鋭諸㓛也而以久於其敬難故事弗辭若牧莫儒若久弗㓛若

人之情弗甚相遠也若張子者弗戾吾言矣關中西北大藩其錢穀以歲數歛民之逋多俗貧而悍視刑罰如栖處然而渭南車馬孔衢驛書旁午臺省將迎旬日見之蜀道邇上國徂者來者緝緝候顏色館穀罔弗虔爲之令者弗勞耶勞而功于事者鮮弗費耶費而惠于民者睽弗龐耶龐而約于度者戾而張子也廉靜仁恪人也其抑弗樂於是者乎昔者仲由治蒲子賤治單父賢者之業偕諸道矣而其時志則達也使

三賢生於今之時其莅爲令乎其亦薄渭南乎夫弗劇於愛雖黠譎之夫亦吾子也能緩急於事雖涓滴之惠亦民謀也能弗覬倖其官雖華寵之秩亦若寄也使二賢之治渭南其亦異諸斯言乎然而蒲也單父也固賢者業也有本之學尚古之治其斯獨與於聖人而爲百世師者與張子希賢其進於是已乎諸門人乃言曰二山公之言其知先生者與先生之教吾庠也直而溫貞而弗僞誼槩道矩先後師吾者寡若儔

焉予小子輩知渭南之政可以弘志業矣惟公之言可爲贈也予謝不敏張子行迫矣予林壑遷迂有邂逅期耶他日聞諸人誦曰張渭南循吏也殆喜而不寐將號諸人曰二山子樂賢知人於斯爲徵

柳州府學教授致仕王翁狷菴壽言

金華王子汝學登進士疏便養授典化府學教授時嚴翁狷菴先生就養于莆三閱歲矣翁道骨手神壁如淵如逸韻淸言灑乎其可挹予間

侍翁翁語予曰老人喜有莆遊也莆山若水高者環澄者迂靜者章澤者凝放臣羈士泉石煙霞予間得而觀焉未嘗不犂然于心也丹荔黃橙厥類繁矣海之物錯然時來吾鄉之人過予予輒爲致之列袂品珍對客言未嘗不侈然其也故家鉅宗後先文物華實秩秩稽故殊徵可風多矣踐石者識顙綈衣者氣豪栖寂者養澹閒闠若人焉未嘗不喜及見也予老矣喜有莆遊也予答之曰翁有賢胤知夫志養道養者乎

夫志養者規則先哲因心爲愛三公弗踰也雖
步弗忘也何有於恒民之情道養者彝倫肫惻
仁孝用協於器業備美也於俯仰無慊也何有
於曲士之譽翁有賢胤其爲養也殆進於是矣
翁齡七十有七矣郡庠之士凡數百人稱觴壽
翁不謀而孚而以壽之言某屬焉某知翁抑企
汝學廣孝也乃執筆揚之王太原祈人也居會
稽五季間自會稽徙義烏宋南渡後制科文獻
擅稱東南允顯著者尚書莊敏丞相文定文獻

忠惠狀元數公暨我開國文章節義如華川公爲忠文名臣孫齊山登進士仕中舍與章楓山陳白沙莊定山友善翁稚時授學齊山務冠試主司輒首薦數奇弗售強仕時序及賓貢念齊山公殺楯恩廼遜叔氏彥高又遜公婿龔子言志僉皆難之既而授六合訓導正己率人絕口世利暇輒杜門纂譜牒及傳群書督學龔盧二御史皆謂翁操行端立志古也盛國史序其譜曰敦義明禮君子也暨耀新塗敎諭即以教六

合者教之暇復緝經約史比類分門而疏之義
數易稿乃成編凡二百餘卷名曰古今玄覽云
其甥俊學深矣暨擢柳州教授報至求歸徐提
學少湖號翁曰淸操弗渝著述弗懈令郡邑留
之翁志不可屈遂行構隱堂明家禮創忠孝臺
後高山流水亭人曰孝先也幼事兄如父族無
異言五里志哀二里寄望人曰重倫也買田祀
外谷鄉之貧者量濟之仕六合時士貸數十
金不能償歸之日取券毀之人曰敦義也嗚呼

若翁者其弗謂大老矣乎翁好學慎度於時有聞而檢過知非老猶兢也謂非非善事于心而養壽命之原者與爲名師儒進退裕矣而敎汝學也勤乎以行道育英才先焉謂非德厚流光天錫難老者與是故恒民之情侈遇也其志溢也無得於養曲士之譽竊其似而耀其華也本則璞矣其奚能植王子者任重道遠爲仁人爲孝子其翁壽也與天壤俱存可也是在王子弘毅焉已爾

石翁祖叔壽八十叙言

祖叔石翁侍御公遺臺榮家食凡三十有一祀嘉靖乙巳季春六日適公誕辰於是公年盈八十矣其樵蘇歸閒紀有二祀凡杖侍公弗記凡幾伯叔氏姪諸姪儕凡若干人其與群從昆弟及群從昆弟之子在諸孫儕凡若干人皆先期奉觴跪拜秩秩然雍雍然言于公曰江之廣只惟鱗泳只木之喬只惟禽集只又曰彼習者勞泳惟深只彼弋者高集惟森只又曰家有尊矣

祜有先矣惟公百齡遺宗人休矣於是某復再拜言曰某嘗聞諸君子矣壽奚贊屑巳耳奚孝盈巳耳奚稱約巳耳公登進士爲揚州府推官闔郡饑受檄分賑全活者多疑獄平反有陰功焉爲御史兢勤守度嘗理鹺于淛中貴人例商賄豫言掣期公知之弗期掣奸利清鹺言輿巡察西粤遐荒政慢公先諸司釐剔之風裁丕振公於世其務植而罔邪世有懷緇而示素韜械而示輿操戈而示俎其凌人也怒視踞居其凌

於人也敖色伺氣公慎重如訥雖公卿爲時畏
者亦不能曲敬媚之人目爲執御史云世有仕
未考而家豐而氣張而群侈備因人揚聞循年
從秩公官一紀纔爲法從吏褒群姤莫有辯者
公於世其厚享而盈邪公歸杜門避囂劑量置
之節縮施受銖積寸累裕饒煦寒與中丞翠庭
公司馬山齋公暨諸老月有會佳山水有觴巾
服古雅賡詠從容歲爲常增祀田脩先墓數所
公於怡老其弗澹然約耶其斯爲君子壽與抑

樂必逢時美則懷祖公際
三廟熙穆薄海化舒晚恬丘壑值
聖天子仁聖流惠棄捐樂莫大焉吾家逸士公
之孝醇遯軒公之謇愕勿齋公之敦粹公承矩
澤美莫大焉天保之詩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公之所以誦　君也大雅之詩曰毋念爾祖聿
修厥德公之纘祖也公壽將無百齡巳乎其斯
爲君子之壽也與

愧瘖集十六卷終